

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

宋

竇神寶

竇神寶父思儼五代時為內侍宋初皇城使光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據甲登城中流矢補遶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三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夏州時岌伽羅臧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眾雍熙中朝廷遣使綏宥麟府州募

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慕容德豐自邢臺徙延州，未至，即詔神寶來傳權州事。環州近邊，內援與陳德玄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瑛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衆叛，又破之。殲餘黨於極泉鎮，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郿，以援之。之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即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襲破其堡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遷內殿崇班。至道初，繼遷奔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關下賊圍之，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

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糧河外甯運以入閉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浦洛河清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糧至瑛州三年遷西京左藏庫使副出使靈武還奏對稱旨而接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鈐轄徙貝蕪巡檢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衆徙帳于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接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宣其經界造悉遷舊地入為內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敷史兼掌往來國信神寶莅職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

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  
論曰史稱宋待宦者甚嚴然自太平興國中神寶已與兵出  
鎮矣夫軍容神策前車非遠宋之初政明於鑒方鎮而閉於  
防內臣嚴禁聞童而忽於干軍旗創制立摹可謂無遺其乎  
則童貫梁師成之禍毋亦作法者貽之咎耳

王仁睿 李神福 李神祐

王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於晉邸服勤左右甚淳謹及即位宣傳指揮頗稱旨歷入內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柴禹錫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卒年四十一歲特贈內侍省內侍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沒皆有贈官官給葬事舊制內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

死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處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為倣子又縱卒畧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掃灑班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昊仕後唐為內侍顯德初為御厨都監時內臣止以服色為貴太祖特賜紫後至右領軍衛將軍神福少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即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遷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擢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內班都知兼勾當祗候內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

城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俄加宮苑使太宗好  
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視  
藥膳真宗即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領恩州團練  
使勾當永熙陵行宮事時模寫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  
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賜第宮城側遣修內工為葺之  
咸平二年秋閱兵東郊以神福為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  
王繼美並為行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部修含光殿賜賚甚優景  
德初兼領親王諸宮使三年改宣政使泛詔諸陵後為行宮使  
進幸西京賜醕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



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顥、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  
器幣、緡錢。京師酺會，又令神祐與白文聲、閻承翰同典之。是歲  
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為行宮使。  
禮畢，授宣慶使、鎮州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於宣  
政，故特置使額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祐  
性恭慤，和易，每為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闥五十年，  
稱為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叙，有請記者不能拒之。  
人譏其所守。子懷斌、懷濟、弟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

禮於華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負御寶泛行。開寶二年，又泛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衛兵為援，斬賊甚眾，餘悉潰去。王師代廣州，隨軍賞給劉銀平，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闕城，擒偽將朱令贇，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太宗即位，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儀衛城北臺。

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  
伐燕薊，命與劉廷翰統精騎為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  
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葦亦具。命神祐  
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其用。七年，契丹寇邊，命領兵屯  
瀛州。俄改崇儀使，授點左右藏庫使。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  
命為靈瑒排陣都監，率衆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復護糧運，  
抵朔方。真宗即位，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  
監。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  
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逃。遂

達其命。俄充邢州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領隨駕壕砦。三年。遷入內都知。泛京封還。遷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遷秩。有扈泛汴山不汴山。或不預泛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閱而叙。遷之。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謫累。而互陳勞效。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於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泊石知顯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並坐削職。尋掌御厨。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曉音律。頗好篇詠。子懷岳。太宗時嘗請為道士。後復內侍。多屯邊郡。常持

大鐵鞭以開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儀為內殿宗班

論曰內侍侍左右供使令一謹愿足矣奚問材請哉王仁睿  
李神福神祐內侍之以謹愿聞者也神福有犯無赦在禁闥  
五十年稱長者不虛耳神祐銜命隨軍頗著勞勩而品第扈  
從實滋多口若仁睿發秦邸陰事謹愿者亦為之邪服勤老  
右傳宣稱旨蓋黠而愿出之者也巧於微罷矣

王繼恩

王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焉。累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圭素行陵地，尋克永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槍庫。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為天雄軍駐泊都監。自歧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為契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濟分路

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為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鈐轄。淳化初。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為劔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送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劔門。崇儀使尹亢。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送。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劔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疆嶺。

州進破賊五千于

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鎰甲借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鬥志



餘賊進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來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遂州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嶙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嶙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眾萬餘。嶙即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之。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

亡卒斬嶼。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為鄉導。擊賊。悉平之。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關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眾。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叩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結黨。邀名譽。東閩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沒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有潘閏者。能詩咏。賣樂京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

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宮禁者。素與胡旦善。特將加恩。密委其為褒辭。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點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之。四年聽歸葬。大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家。子懷珪。轉入內高班。

論曰。患得患失。鄙夫恒情耳。顧有以英明之主。操馭世之柄。

而不能謹。羣笑公賞罰令節。夫得伺隙而中之。則亦英主之  
過也。王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其大漸。輒宵馳南府。則  
已弁髦。繼恩君而眈眈焉。時新主之豫。以自鳴矣。若太宗之崩。  
吾君有子。而敢結黨。與熒母后。欲援立。久廢之。楚王以為已  
功。叢微大臣。鎖閣。則定策國老。幾續於唐。而真宗之不為武  
功者。幸耳。嗚呼。小人懷寵。何所不至。獨惜太宗之中於繼恩。  
而不悟也。雖嘗切責宰相。黔配拱辰。而我政聽其端。制繫因  
委之端。決飲博。監音樂。弗問也。僕使恣橫。弗問也。縱所部剽  
掠。弗問也。交士夫薦朝紳。弗問也。張嶙叛。潘閻狂。孰轄之。而

孰引之弗問也。夫英明之主尚德其志而餌其術而繼息之  
術售之太祖而效售之太宗而又效得不欲更售之楚邱以  
釣竒也。故夫馭世者必類其比而可矣。

王武功  
昭郡

劉承規

閻承翰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知顯

石全彬

鄧守恩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韜，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起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具府庫，會土民嘯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勅等六人帥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為廊延路排陣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

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為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乘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遼宮苑使上詢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逆之俄兼勾當群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儀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圍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宣使長州防

禦使會修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副使祀汾陰。後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求致仕。脩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兼使月廩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定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



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勅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  
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  
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曰忠肅承規事三朝  
以精力聞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精密  
動着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沉毅徇公深所倚信  
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聞作  
王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  
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  
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

斤承規佯為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修祖宗實錄其後修冊府元龜國史及編暑警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喜聚書間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見禮待或密為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贈賻詔葬上甚嗟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為祭文王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就墓告祭于泛愿為西染院使

閻承翰真定人周顛德中為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稱太宗時擢為殿頭高品稍遷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八作司材

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  
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執狀遣承翰馳往同逮  
捕下獄就鞠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為川陝招  
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  
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薰街仗司事俄罷之真宗即位改西京  
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婦遣承翰  
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來  
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鎮定高陽  
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守議別擇人因謂宰相曰

承翰雖無武勇然泣事勤恪乃今代守英特中山屯兵甚眾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過吳泊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旁為方田上嘉而浚之渠成人以為優詔褒之景德初契丹謀寇順安軍承翰奉詔發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築壘禦之俄又遣詣德清軍規度重修城壘車駕北征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不聽但駕度浮橋二年加領原州刺史勾當群牧司多條上馬政遂兼群牧副使特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

改西京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得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  
置館以待夏臺進奉使上以荒遠勞役不許四年遷內園使左  
班都知領獎州圍練使有西京左藏庫使副趙守倫久典厩牧  
至是又掌估馬與承翰聯職任雖素為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  
訴並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  
違制移估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吏當杖脊詔寬其罰承翰贖金  
十斤守倫贖金二十斤典吏亦降泛杖群牧都監張繼能判官  
陳越田穀勾當麒麟院楊保用估馬楊繼凝皆釋之制置使陳  
堯叟特免按問六年上製內侍箴賜之承翰表請刻石省中明

年建應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宮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  
往授南坊使入內都知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翰  
性剛疆所至過於檢察之和懿之譽子文應西京左藏庫使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為內中高品補遷殿頭太平興國中以  
善射選為御帶錢俶納土命馳往閱城防儲待之數親征太原  
從崔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端拱初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  
命乘傳之延州招晃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首領  
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廊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  
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

州從平夏民以實之。繼遷扼索馳路，驅脅內屬戎人。崇貴與田敏率熟倉族，自過戰於隻埕，殺二年餘級，掠牛羊索馳鎧甲甚衆。連詔褒諭，繼遷走漢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疑會於石堡砦。崇貴、雄牛醜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內班為黃門，命為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崇班又改黃門為內侍，職隨易焉。既而繼遷貢索馳名馬待罪，遣崇貴往賜器幣茶藥衣物。至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劫芻餽於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為

靈瑒廢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功。及是，保吉復脩貢詔，以宣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廊廡。兵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為鈐轄。其後，繼遠復興，熟戶李繼福為隙，因緣內擾。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費畜器甲生口甚衆。又興王榮，禦賊，獲具裝馬數十匹。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刺史。復涖廊廡，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調契丹事，傳遽以聞。



願身當一隊為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宗貴移書諭朝廷，思信德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中為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大小，皆宗貴專主之。築臺保安北十里，許白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五事，而令德明約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畧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悉德明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為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

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又持旌節，誥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湘為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崇貴對於苑中，即命為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邊軍，信善琴，崇貴與石普軍中宴集，令信奏之。信以久廢為辭，崇貴與普因撫其他過。以聞，真宗知其誣，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久在邊，善識羌戎情偽，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部別無經營。」德明

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為張皇不若委御  
靜制之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甚厚  
復命為都鈐轄提舉權場崇貴乞留京師而諭委委屬之意聽  
歲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  
侍護喪還京師子承東染院副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贊晉末為內班繼能建隆初以  
黃門侍禁中太平興國初為內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  
勞遷高品契丹入寇命為高陽鎮定路先鋒都監從彥進戰  
長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與彥進敗契丹於唐興口轉殿頭高

品雍熙中夏州叛命李繼隆為銀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俄徙  
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千屯五回嶺端拱初遼入內殿頭從  
趙保忠討李繼遼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遼  
掌內弓箭陣淳化三年與白承睿護芻粟入靈武會繼遼復寇  
遼命繼能承睿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千同主軍務俄留  
為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軍繼能護其工役異命  
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砦  
就遼內供奉官靈瑗廢清遠軍排陣都監與西人轉鬥敗走之  
復還清遠詣闕奏事遂內殿崇班亦幾拜供備庫副使復遣護

瑛州屯兵徙涇原儀渭都巡檢使真宗即位遼宗儀使靈瑛十  
州軍馬兵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川陝  
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為利州招安巡檢尋召歸會銀夏  
寇警復為邠寧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軍營於積石河繼能與  
楊瓊馮守規在慶州逗遛不特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砦  
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為內侍省內  
常侍又為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崇班逆朝陵為行  
宮四面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為亂初知州劉永規敗下嚴酷  
課澄海卒伐木葺州廡數不中程即杖之至又卒妻孥趣山林

以米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故進，因眾怨，殺永規及監軍國鈞、  
擁判官盧成均為帥，據其城。七月，奏至。詔東山閣門使忠州刺  
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  
京，副使張澁、古及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顏同勾當轉運事。  
發荆湖、蘄黃州兵討之。上語近臣曰：「番禺寶貨，雄富賊若。募  
驍果立謀主，沿流東下，趣廣州，則為患深矣。」遣內侍高品周文質  
使廣州，監屯兵，會隣路巡檢使，控要路，集東西海戰，檣扼端州  
峽口。賊悉眾來攻柳城縣，殿直韓昉許貴却，惟和以所部兵千  
餘禦敵，明貴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奉豆州印，遣使詣舒贛。

求赦罪。是夕進復臨柳城。官軍退保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  
殿直任吉與邕桂巡檢殿直張宗寶侍禁張守榮擊走之。賊退  
而復集者累日。吉鞏固守。屢與開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砦。砦  
兵甚少。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眾屢斃。頗潰去。  
眾心携。二將景宜州以家屬之悼。老者五百人。隕江中。率其眾  
裁三千。趣柳象。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昱望  
賊遁。走城遂臨。朝廷以詔書四十分。揭要路。諭賊歸順者。悉釋  
其罪。賊挈族居思順州。分兵攻象州。利用命入內高班于德潤。  
以千兵倍道襲逐。利用等繼至。過賊武僊縣之李練鋪。賊初不

知覺惟進率眾來拒直犯前軍前軍寄班侍班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却前車即持棹刀巨斧破其牌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動眾遂潰遂北至象州城下賊嘗猶有據長竿墩城中者成均始弔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并其黨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眾利用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授利用引進使敗如京使沒古莊宅副使繼能供備庫使志言供備庫使又以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為都軍頭領勤州刺史歸遠軍士手殺進者李昊劉宗趙敏並補本軍頭



張守禁蒸供奉官階門祇候張崇寶任吉並為供奉官錢吉為  
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邠最有勞優拜祠部員外郎  
賜緋又賜邠三子知道知古知常出身邠之親屬同扞冠者悉  
甄叙之井象州為防禦使初賊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開  
壘之日皆以乏水為慮賴天雨停水將竭而雨復下如是者兩  
月汲之以濟山之中無烽候每欲破賊即禱於城西神祠或見  
巨蟒吞龜是日果有克獲眾以為神靈助順之應張守禁俄病  
瘴遣尚醫馳往視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錄其子官十二月餘  
寇悉平東封留繼能為京營城內巡檢鈐轄俄加東染院使大

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神福等坐事悉罷擢繼能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時宗室多召侍講說書上嘉其勤學令講誦日別給公膳專遣繼能主之俄又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郡縣主諸院事三年兼群牧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內兼舊城內巡檢鈐轄俄領會州刺史謁太清宮為天書扶侍都監七年以疾求解職不許命為涇原儀渭鎮戎軍兩路鈐轄未幾徙廊延都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孳畜繼能則麗於常法繇是西人畏而不敢犯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不絕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為簽署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懼歸朝復

涖群牧。仁宗在儲功嘗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為標  
題其末。人以為榮。九年。坐前護修莊。穆皇后陵。推隘。左授西染  
院使。掌往來國信。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國信司吏陳誠者。  
頗巧黠。繼能欲援置群牧司。而誠先隸群牧。坐事停職。至是。群  
牧吏左宗扶其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  
宗之沮已。密遣親事卒偵宗。會宗弟元喪妻。宗嘗為假敦駿軍  
校。馬送葬及還。元抵飲肆。與酒保相毆。繫府中。而假馬之事未  
發。誠即白繼能。請屬府中。并劾其事。知府樂黃目受屬獄。未就。  
為群牧副使。楊崇勳所發。繼能坐罷內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

為邠寧鈐轄。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園信。所三年，復為西京左藏庫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錄其子懷忠為大理寺丞。孫述為三班奉職，繼為借職。春坊祇候，繼能性沉密，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晚年急於聚蓄，眾以此少之。何而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裁十餘歲，特補大廟齋郎。又徙其侄平夷尉，知古為滄陽尉，省郎無賞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就叙焉。

衛紹欽，開封人。父漢超，內侍高品。紹欽始以黃門給事，晉却太

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遶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擢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中部修皇城功畢。授內侍押班。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過賊關。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裴流砦。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於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領愛州刺史。克入內副都知。

修奉永熙都監既復土遂為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泛幸河  
朔命為車駕前行宮四面都巡檢次澶淵命領扈駕兵守河  
橋三年加昭宣使朝諸陵復為行宮巡檢駐洛陽命為皇城内  
外都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林司卒年五十六紹欽苛  
愎少恩不為眾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  
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營繕既  
訖役遽積薪於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  
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  
欽即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

焚之子承慶至內殿承制

石和顥真定人曾祖承渥梁尚食使祖守志晉內供奉官父布  
釋高品知顥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宗即位改供奉  
官雍熙中諸將征幽薊以知顥隨軍歸掌儀鸞司淳化中明州  
初置市船司與蕃商貿易命知顥往經制之轉內殿崇班親王  
諸宮都監從王繼恩平蜀寇就遷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正  
使帶卸器械契丹犯邊上北巡命為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俄改  
德博等州緣河巡檢使兼安撫加領長州刺史三年戍鎮定高  
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關駐泊行營鈐轄歸朝復掌親王

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抵泗遙徙治河堤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浹日而畢上面加褒諭賜白金千兩投入內都知大中祥符初遷內園使俄以定內侍遷秩品第不當為其列所誣坐罷都知三年為并代州鈐轄遷莊宅使徙鎮定高陽關鈐轄四年命興崇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旭同修太祖神御殿上封求覲闕下復掌群牧司三班院親王諸宮事天禧二年為并代州鈐轄兼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全彬全彬字長卿以知顯奏補入內小黃門累遷西頭供奉官仁宗使致香幣於南海密詔祭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還具以對帝以



為忠謹。陝右群盜殺鳳州巡檢，遣往擒滅之。元昊叛，全彬監廊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鑑言其勇略善將，得邊人情。除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鈴轄徙廊，延還為押班。儂智高寇廣南，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於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佐分兵力戰於邕州，南方平。領綿州防禦使，張貴妃居寧華殿閣，命全彬授舉妃薨治喪，過制皆劉沆、王洙與全彬共為之。數月進宮苑使，利州觀察使。給兩使留後奉，俄為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命居三月復授之。轉領信武軍留後，為永昭陵鈴轄。特去永宣復土。四十二年。

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心計辨治遷福延宮使提舉奉先院熙寧中卒年七十六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諡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浚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護西蜀屯兵咸平初為入內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為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為都監踰年入掌驛院會龍騎叛卒剽劫環慶遣守恩擒翦之景德初為澶州都巡檢又使環慶及成蘆等州巡察事大中祥符初按獄於濮州雪冤人十餘預監脩玉清昭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宮景靈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預修大內改

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修祥源觀成遷崇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修河鈐轄郊祀名為行宮使改如京使後還本任四年春河溢故道遷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勾當資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尺餘命狀貌甚偉泣事幹敏以強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淄州防禦使錄其子官

論曰左右近習其才足以受知於主則必足以立威於外世

主不察而任之。秦甚禍。將有不可言者矣。宋自太宗以來。時取典兵。覈獄察吏。觀風之任。委之閹人。而其才。請亦每每足以集事。然承翰名在五鬼。紹欽苛虐少恩。全彬用治喪故。驟得美遷。崇貴繼能。直因私憾。橫肆訐誣。知而不問。出而聽其自陳。刑賞不幾頓乎。嗚呼。秉讓狗公如劉承規。猶以伺察使人畏。其餘不足尤已所幸。主皆英明。故不大至決裂耳。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一

宋

秦翰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眾數萬擊契丹翰為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為瀘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京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

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則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為靈瑒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於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從定州行營鈐轄王灼之亂。為川陝招安巡檢使。特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為撓學和辭之。親督眾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翼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避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後陣。破契丹二萬眾於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

分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  
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  
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  
瑋襲殺董埋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  
五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東傳往澶魏葦  
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克邢洛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琦  
角之勢又詔為駕前西面排陣鈐轄官勾大陣翰即督眾環城  
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  
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還京師加宮苑使入

內都知出為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部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塹，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邊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初，求遣京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將宣使。又為群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擾境上者，即日遣翰往，惟上按視，遍巡邊鄙。及翰至，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申覆。禮畢，加領平州圍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其州觀察使，賻襚加等修。



內畢詔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個僕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翰性溫良，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歡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其歿也，禁旅有泣下者。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贄物，雖朝廷不許，而特論美之。子懷志，內殿崇班。

論曰：宋沿唐制，率以內侍監軍督戰，其以勇畧自雄者，特亦

有之若夫和輯群帥恩結衆心而家不蓄財則惟秦翰獨爾  
翰其內侍中之曹武穆哉一時將士生而樂為之用歿而泣  
下此足以知翰已

周懷政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於亂屍間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太宗祥符初真宗東封命修行宮頓首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闕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甫繼明並為夾侍東封禮成與內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修園蓋轉入內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內殿崇班入內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太清宮與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內事七年奉天書摹刻於乾元殿為刻玉都監又為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

知制誥盛度為會真宮醜告使懷政為都監還為玉清昭應宮  
都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造如京副使九年建資善  
堂以懷政為都監壽丘宮觀成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天禧  
大禮又為修奉寶冊都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  
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為皇太子命為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  
坊轉左驥驎使三年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  
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眾往往言事獲滋同列位望居右者  
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  
妄有未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廝養為人凶狡遂賂懷政親

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  
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  
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藍望欲  
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  
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  
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遠以期同類會準為相踰年而  
罷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  
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  
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皇

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於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杖配復岳州子侄勒停貲產沒官未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諤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守吉分配邵蔡道州懷政僕使親泣並杖配海島遠州部下使臣貶秩有羌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斫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寔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僧錄澄遠以預聞妖詐決杖黥配郴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  
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  
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書問往還削兩任配房州入內供  
奉官石承慶嘗為懷政所召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黃門  
黃守忠見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宿州  
楊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  
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亟  
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貴康  
王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知使者至表甲

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  
兵捕之能入森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  
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閤門祇候順守城都頭以  
劉益等十一人黨能害中使璣于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  
人皆處斬能母妻子弟皆決杖配隸閤門祇候穆介知永興軍  
府朱巽轉運使梅詢劉楚知鳳翔府臧奎等坐與懷政能交結  
相稱薦皆論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士及永興鳳翔  
官吏與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論曰周懷政鄙夫耳起亂屍聞獲侍宮禁幸矣及怙權寵遂



不勝患失而欲廢置君相以快其不肖之心卒蒙大謬夫非  
其自取者邪嗚呼人望如寇平仲而幾為懷政所誤臨於不  
測鄙夫可興事君也與哉

楊守珍

楊守珍字仲寶開封祥符人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選為環城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為鎮定高陽闕行營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解服遣守珍覆問悉辯理出之徙真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邕桂等十州安撫都監泛曾克明降撫水州蠻寨二柵以扼其要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邠寧路為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使右班

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卮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論曰書稱罪疑惟輕夫疑且輕之而况明知其誣者乎顧交  
通外夷重典也周繼宗之獄證者既繁有徒而辭亦具服矣  
楊守珍雅好方畧稍有窺造啟釁之思或懼失出之罰繼宗  
寧得免焉而毅然出之噫若守珍者豈獨庸中佼佼已邪

韓守英 梁泛吉 劉惟簡 盧守勲 李祥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為入內高品泛征河東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遼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內內侍押班遼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川為先鋒戰於劔門有功遼西京作坊使劔門都監遂勾當三班院進入內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未嘗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再遷召宣使復領三班出為廊延

路都鈐轄徙并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造  
部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內地。真宗曰：「遣臣能體朝廷恤  
民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  
為趙德明官告使，歷宣政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圍  
線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管勾修國史書成，進景福殿使。又  
為延福宮使，入內都知，淺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定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

梁浚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遂言小  
寇無多慮，請將之兵，足以翦除。若得重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

矣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為路每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定瀛四帥熙寧初為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夏人寇大順城圍慶州七砦泛吉率兵八百餘人與戰獲其首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城使泛高遵禧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押班遷永州團練使為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謚曰敏恪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閔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而沾衣不退

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遼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廷福宮自是蒙親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遂言帥臣劉彞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狂童顛不足繫帝信之郭逵趙高南征以為行營承受逵高被謫惟簡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還受命撫攝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使至慶州詭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達聖畧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

按閱河北保甲振濟京西水災參定諸陵薦獻既而為言者所劾擯不用哲宗在藩時惟簡奔奏服勤及親政召至左右以內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後

盧守懃字君錫開封祥符人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使邠寧環慶路鈐轄還為入內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明道中改葬章懿太后而舊藏有水以守懃嘗典葬事罷為永興軍兵馬鈐轄徙鄜延路再遷六宅使加貴州團練使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環慶路安撫都監元昊寇保安軍守懃率兵擊走之持遷左騏驎使移陝西鈐轄初劉平元孫被執守懃撫膺涕泣不敢出



又嘗易蕃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將保鄜州。雍欲  
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賊去而守。勸用章更相論  
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勸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二人守。勸  
久之。復恩州防禦使。遷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宣州。北京。路鈐  
轄。以左衛大將軍致仕。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安恪。養子昭序。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黃門。資驍銳。善騎射。用材武中。選授涇原  
儀渭同巡檢。泛景思立於河湟。以功。遷內殿崇班。為河州駐泊  
兵馬都監。泛郭遠討交趾。駐富民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  
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邊都巡檢使。泛劉昌祚征靈武。

議功加沂州圍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  
蘭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  
徹圍去復圍練使進階州防禦使從神誼襲鬼章有功升兵馬  
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論曰宋內侍典兵者若韓守英之恤民梁從吉之料賊皆不  
負任使者也李祥雖有失亡之過而特特奏功亦足相準虛  
守懃蓄縮觀望僅奪防禦使而旋即復之且獲贈謚賞不幾  
於濫乎劉惟簡當新主踐祚來自遠塞而內謁者顧獨引見  
太后則兩宮交構有自來矣然惟簡而中之立意在微示左

祖令帝知之。以激後福耳。豈真能知所守者哉。觀其後服勤  
藩邸。受知哲宗。則其術固已結三朝矣。

藍繼宗 張惟吉 其昭吉 李舜舉

藍繼宗字承祖廣州南海人事劉鋹為宦者歸朝年十二選為中黃門逆征太原傳詔營陳間多稱旨秦州並邊大小洛門岩自唐末陷西羌雍熙中溫仲舒諭酋豪仗獻其地徙衆渭北言者以為生事請罷仲舒太宗遣繼宗往按視還奏二岩據要害產良木不可棄帝悅復使繼宗勞賜仲舒累遷西京作坊使副勾當內東門元德太后章穆皇后葬為按行園陵使車駕北征勾當留司皇城司車駕謁諸陵近陵舊乏水繼宗疏泉陵下百司泛官皆取以濟擢入內府都知為天壽扶侍都監詔與李神

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訴其不公  
罷都知祀汾睢復為天書扶持都監再遷東染院使明年領惠  
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脩玉清昭應宮與劉承珪與工  
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墮墊貶  
如京使典修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毫  
州管勾留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  
史院為趙德嗣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  
以所乘名馬為內侍省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即位遷左  
驍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

上章求致任特免入朝拜舞及泛行幸頃之後固請罷都知以  
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僖靖  
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  
亟歸同列式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為樂爾景福  
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養子元用元震元  
用終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元震以元蔭補入內黃門轉高班  
給事明肅太后禁中夜火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  
獨傳呼宿衛以功遷高品為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  
以為式歷群牧都監監三館秘閣積官皇城使累遷入內副都

知忠州防禦使仙韶院火元宏救護火以時息詔褒之賜襲衣金帶卒贈鎮海軍留後元宏養子五人不高閹子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權貨務知嘉州張約以贓敗詔與御史王軫往劾其獄還領內東門司為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受時議復用李諮權茶筭緡法乃以惟吉為內殿崇班復監權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遷勾當御藥院而惟吉纔進官眾以為薄惟吉欣然就職再拜以羨餘遞承制為趙元昊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

備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視延廊瑑廢兩路器甲并訪攻守利害  
敵既退夏竦韓琦謀自廊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并汾饒  
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為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  
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奏請旨領皇城司遷內侍  
省押班群牧都監簡陝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遷供備庫使盡  
汰軍頭司軍校之罷廢者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  
為入內都知商湖決為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  
塞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  
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



司卒<sup>城</sup>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拘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為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為非，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逾月，又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養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奏補。小黃門給事章憲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貝州，征懷賊，皆以幹敏，選為走馬承受，賊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路鈐轄，討環州解也曰族，後有功，歷帶御器械。內侍押班副都知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臨閱，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有中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徹札，建慶壽寶，慈兩宮典領工作，再

遷嘉州防禦使以病辭職領梓州觀察使提舉四園苑諸司  
庫使卒贈天平軍留後

其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為英韶州巡檢捕盜有  
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  
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戎所逆將士操兵在  
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贖眾疑沮不敢動已而  
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  
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遷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內侍省押班  
關仁宗記前功特以授之選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久昭吉

直禁中劄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  
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  
此分當送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  
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昭吉敦實  
慎密人士稱之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  
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  
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  
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

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畢以察守將不法為職而終更論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遂刪舊制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樂院講筵閣寶錄院郭遠討交州以為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講畫或疾置入朝稟受成筭會遠貶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之軍興者皆聽斬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毆擊解州至棧縣令以督之不

能集舜舉入奏其事。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  
造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  
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造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互供禁  
庭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  
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  
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舜舉  
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官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  
藥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舜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  
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論曰自世味之中人也士雖高明者特猶染指重名節而輕爵祿代不數人况閣官日侍禁闈耳目之所睹聞靡非富貴容也謂宜濡染不能自拔而繼宗屢辭權任託興園池惟吉欣就薄選昭吉願奉陵寢皆庶幾知止足之義矣至如殿廷治貴妃喪獨惟吉一人以為不可則特寧謝其風烈焉李舜舉夙夜奉公死而後已亦左璫之蹇々者哉跡其面折王珪意彼胸中必不以將帥為榮矣獨惜其愛一通天之辱幾涖

裕陵仁民之雅惠耳

李憲 宋用臣 王中正 石得一

李憲字子乾，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即位，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幹當後苑，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谷，拔珂諾城，為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按視廊延軍制，行至蒲中，會木征，合董種、鬼章之兵，攻破踏白城，殺景思立，圍河州，詔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旗書赦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起帳中，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士爭呼用命以進。」

督諸將傍山焚旗帳即日通路至河州賊餘衆保踏白官軍出  
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州又破賊堡十餘水征率酋長八十餘人  
詣軍門降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為入內侍省  
押班幹當皇城司安南叛副趙高招討未行高建言朝廷置招  
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  
辨遂罷憲而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  
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  
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  
再上勿聽冷難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水征請自効衆以為不可



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責種聽之。往水征盛裝以出。衆皆視。皆無聞志。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難朴。董種懼。即遣使奉贄。効順。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又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種亦請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乃總兵東上。平夏人於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憲既不

能至靈州董德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同知  
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  
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令誥授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  
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泛之會李~~辭~~舉入奏  
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關道賜銀帛四十為涇原經  
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  
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阻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  
西人必爭地眾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  
壁樓櫓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統八十萬眾十

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妄，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遛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初，謚敏恪，改忠敏。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罔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為人有精思，疆力以父蔭隸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

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為皇城使，謫監滁州。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寔觀。紹聖初，召為內侍押班，進瀛州刺史。徽宗即位，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為永泰陵修奉鈐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敏。謚議謂用臣為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於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須耆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於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  
書曆真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  
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  
歷幹當禦藥院廊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邊事破西方有功  
帶御器械神宗將復熙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譬乳虎扼玉乘  
爪牙未備可取也遂泣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  
使嘉州圍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詔率陝西兵援之圍  
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西羌據有之中正不  
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靜州等族榛僻不通置年商旅

稍往來故外蕃因以乘間縣至綿興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  
檢緩急可倚伏請割石泉隸綿而窒其故道泛之隴東遠不可  
得還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招宣使入內副都知元豐初提舉教  
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疇及縣以  
時閱習悉行其言復往廊延環慶經制總事詔凡所須用度令  
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卒願泛者將  
之主者不敢違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畧司事詔五  
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屯廊  
延並邊城砦以俟後舉自請罷省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

一宮生前敗貶秩元祐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  
書之罪劉摯比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為四凶又貶秩兩  
等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圍練使卒年七十一  
石得一開封人為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帶御器械  
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四遷入內副都知元祐初領成  
州圍練使罷內省職御史劉摯言得一頌堯皇城恣其殘刻縱  
遣邏者所在暴布張弮設網以無為有以虛為實朝廷大吏及  
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落入狴犴上下端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  
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卒紹聖中贈隨州觀察使

論曰夫開邊釁作威福人臣之大戒而王法所必絕者也神宗  
銳志啟疆遂以將權委之閹宦而李憲王中正攘臂師中藉口  
受詔恣意驛騷靈州之會並以觀望失期罪在罔赦矣用臣得  
一威福自擅論者目為四凶而卒免於竄殛此宋之所以終於  
不競也



王守規 馮世寧 李繼和 蘇利涉

王守規，真定樂城人，入內都知，守忠之弟也。守忠事真宗，謹愿慎密，眷遇最厚。明道時，守規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於公賈村決，蔡河於西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留後。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圍練使。入內押班。楊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宮。名世寧首知。入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寔。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政和初。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封府儀同三司。謚曰恭節。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廢曆中。為河北西路承受。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門。

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衆言俟李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已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為城下走馬承愛沙苑關馬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援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至是乃令以勞進官者無拘於年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衆諠訴丞闔府門不敢出繼和步入衆中譬曉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命乎衆悟散去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卒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弊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是為定制云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遠。自廣州以閩人泛劉鋹入朝。利涉初為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賞激加等。英宗為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為穎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僊韶院火。營救甚力。賜襲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勤僖。利涉嘗幹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論曰王守規等救災弭變功皆是錄而李繼和以未立軍功獨靳其贈靳之誠是也而以無軍功靳則非矣夫中官也何必有軍功如以功論則下保州之城定瑛州之諫者獨不得比於軍功也邪蓋神宗志勤遠略微開邊決戰即不以軍功見錄耳其後童貫卒以討賊疏王爵則神宗一言貽之禍哉

史志聰 武繼隆

宋仁宗嘉祐二年春正月帝方視朝疾暴作趣扶入大內時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子宮中皆出外邸未嘗類然正名之中外意洵洵相文彥博呼內都知史志聰問帝所患狀對曰中禁秘不敢言彥博叱之曰爾曾出入禁闥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且行誅先是相富弼用李昌言策自澶州商湖穿六塔渠北京留守賈昌言素惡弼欲傾之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監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平又言當請皇后同聽政彥博視而袖之徐曰

詰厲聲曰天文變異爾職也當言國大事於爾何預而妄言可  
斬也司天官恠失錯謝罪死彥博直視者久之徐少齊曰吾觀  
汝直庸妄人耳未忍遽法汝自今謹勿為此矣叱之去既而遣  
司天官詣六塔相河道即遣上言者往繼隆白不可彥博曰彼  
本何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矍然不敢對而其人至六塔恐  
得罪還更言六塔在京東北非正北不害當是時京師業。頽  
彥博而定。

論曰昭陵偶疾儲未定中外洶洶微文潞公者殆矣然當  
是時宰相之力猶能制馭內臣陵夷至於建中靖國則狐馮